

標註史記讀本

自項羽紀
至呂后紀

三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二函

二四架

二七號

二二冊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七

西漢 司馬遷子長 著

日本 廣部鳥道標註

項羽本紀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速訓及謂有罪相連

及

檠音藥

項梁曾坐

事傳繫檠

陽獄

已止也至

檠陽獄掾

司馬欣事

故得止息

也抵相憑

託也

扛舉也音

江

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

肯竟學項梁嘗有檠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

抵檠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

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

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

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

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

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

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

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

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

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

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

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

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

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一府中皆潛伏

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

胸音舜動自而使之也

情伏作讒

伏

徇音撫徇
之徇徇其
人民
以兵威服
之曰下矯
紀兆反
渡京口江
至吳詐陳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
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
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
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
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主徇廣陵
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
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

主命拜梁

適音的主也

蒼頭特起
言與衆異
也蒼頭謂
七卒皂巾
若赤眉青
領以相別
也特起猶
言新起

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
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
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
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
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
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
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
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
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

布姓英咎以罪被黥故改姓黥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

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

南公者道士讖廢典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楚人怨秦雖三戶

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音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交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

猶足以三秦也 蠶起猶言 蠶午也衆 蠶飛起交 橫若午言 其多也凡 物交橫為 午言蜂之 起交橫也 聚也 此時二世 之二年六 月 以祖諡為 號者順民 望 肝况干反

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
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
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
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
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
敢歸田榮立田儋于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

胎以之反 元音剛父 音甫 且于余反 趣音促 相與交善 為與國黨 與也 市者以角 開市取齊 兵也直言 趙不殺角 聞以求齊 兵耳 由李斯子 也

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
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
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
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
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
下去西略地至雒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
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
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
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

顯名也

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

碭音唐

涉姓間名秦將也
 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衛巷也

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

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

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

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豈猶言欲以太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蟲大在外蟲小在

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

丙 狼何懸反

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芋蹲鵠也菽豆也

謂使其子相齊是狗

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父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

項羽紀

項羽紀

七

其私情拘營也

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

枝梧猶枝捍小柱為

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

殺邪柱為

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

稽今屋梧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

邪柱是也

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

未得懷王

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

命也假攝

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也二世三

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

年十一月

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

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

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

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

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

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樹榆為塞

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

也

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

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曰父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其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妻子為繆

實斬人搃也
候軍候

官名始成

其名

三戶津也

乎章耶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
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
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
章耶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
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水南殷
墟上已盟章耶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
乃立章耶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
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
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

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
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
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
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
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
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
獨與章耶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
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
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項氏之阨
秦也 魯嬰
也天其伸
不國乎雖
然不可以
訓

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
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
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
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

鯁音淺鯁
小人貌也

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
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
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
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
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
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
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
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

凡言為壽
謂進爵于
尊者而獻
無疆之壽
籍謂為簿
籍

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
 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
 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
 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
 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
 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
 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
 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
 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
 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
 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
 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
 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
 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
 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
 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

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

擁紆拱反肩肅食允反

瞋昌真反

眦自賜反按劍而聽言操劍案膝上屈膝以承劍

啗音徒覽反

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

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

脫身逃還其軍

喚鳥來反歎恨發聲之辭

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
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
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
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
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
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
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

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沐猴獼猴也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雖着人

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
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
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
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
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
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

漢書卷之七

項羽紀

七

衣冠者心不類人也

兵初起時難乃憚反

暴蒲北反

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

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鄱作番音 鄆音朱 共音恭

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鄆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留側其反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

銷呼玄反

戲音義

居水之上流也 郴音緜

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

右即墨中
臨淄左平
陸謂之三
齊

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
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
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
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
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
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
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狗
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
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
畱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
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
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
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
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
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
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

元長也食邑於魯元諡也

食音異間行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

傳音附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復之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

發屋揚沙石窳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

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

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索音柵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

疽七餘反疽附骨癰也

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

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

縱音七從反

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十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

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死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

積音積賜反

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

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項羽之不饜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天子雖然

有君德焉

挑身擲戰

不復須聚

也挑音茶

了反

樓煩胡也

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
 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
 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
 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
 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
 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
 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

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
 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
 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
 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
 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
 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
 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
 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令之舍人
兒也稱兒
者以其幼
弱故係其
父

汜音祀

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
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
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
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
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
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
人辱之五六日太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
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太司馬咎長

劉音經鼻
反以刀割
頸為劉

昧音未

史翳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
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
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
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
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
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
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凡數三分
有二為大
半一為少
半
遺唯季友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
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
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
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
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
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
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

信越等未
有益地之
分

傳音附著
也

父音甫
屠謂多刑

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
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
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
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
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
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
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
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
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

殺也
塚音該

漢已略得
其地故楚
歌者多楚
人之歌也
猶言吳歎
越吟

和音胡臥
反

數色度反
單乘曰騎

屬音燭

給欺也欺
令左去

卒子律反

太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
 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
 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
 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
 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
 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

項王乃上馬騎摩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
 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
 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

數里

機音儀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機

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機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

以故人故
難視所之
故背之
面不正視
也
指示王翳
漢以一斤
金為千金
當一萬錢
也
亦可是功
德之德吾
為汝德令
公得我以

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
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
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
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
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
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
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

項王以始
皇十五年
巳巳歲生
死時年三
十一

射音食夜
反
周生漢時
儒者姓周

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
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
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
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
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
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
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
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曰蓋重瞳子又聞

也舜兩眸
子是謂重
瞳舜重瞳
子羽亦重
瞳子而重
瞳子不必
皆仁勾踐
長頸鳥喙
禹亦長頸
鳥喙不必
皆不仁也
彼皮相者
其足與論
士乎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
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奮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
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
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反羽
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
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七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八

西漢 司馬遷子長 著

日本 廣部鳥道標註

高祖本紀八

諱邦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
 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
 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

隆高也準

鼻也

黑子者許
此人呼為

壓子吳楚謂之誌誌

記也

喜許記反

施尸敗反

豁達也

亭長蓋今

卑長也民

有訟諍吏

留平辨得

成其政

賞賒也音

時夜反

讎亦魯借

讐為魯蓋

古字少假

借耳既賞

飲且讐其

也常有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

從王媪武負貫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

龍恠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恠歲竟

此兩家常折券棄債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

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

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

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

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

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

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訾酒

闌呂公因目固雷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

數倍價也

券書古用

簡札書故

可折至歲

終總弃不

責也

徭役也

常時車駕

出則禁觀

者此時則

縱民觀故

曰縱觀

單音善父

音斧呂公

名文字叔

平也

主吏功曹

也

進者會禮之財大夫客之貴者總稱

給詐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戴錢數也

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目不敢對

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令人相與語皆自稱僕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

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曾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釋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曾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鄠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闕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

大長公主儀比諸侯

古者名吏

休假日告

舖必捕反

以食飼火

也

以竹始生

皮作冠今

鵲尾冠是

也求盜者

舊時亭有

兩卒其一

為亭父掌

開閉掃除

一為求盜

掌逐捕盜

賊

度田洛反

比必竊反

被加也

徑小道音

古定反言

酒後放徒

夜徑行澤

中不敢由

正路且從

小徑

謂斬蛇分

為兩段

管擊也謂

欲困辱之

負恃也

厭音一涉

反厭鎮也

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

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嫗因忽不

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

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

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

之高祖恠問之呂后曰李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李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

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

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

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

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

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

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

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

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

王

紀

讀

本

參為主吏

以為脅之

謂赴城多

所誅殺故

云屠

言一朝破

敗使肝腦

塗地

能才能也

高祖謙言

材能薄劣

不能完全

其衆

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

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

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

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

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

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惟當貴

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

黃帝戰於

阪泉以定

天下蚩尤

好五兵故

祠祭之求

福祥也

釁祭也殺

牲以血塗

鼓曰釁

帛長丈五

廣半幅字

詁云幟標

也字林又

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
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
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
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
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
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
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
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
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

二年八月
武臣自立

為趙王田
儋自立為

齊王韓廣
自立為燕

王魏咎自
立為魏王

秦時御史
監郡若今

刺史平名
也壯名也

戚音將毒
又

梁惠王孫
假為秦所

滅轉東徙
於豐故曰

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

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

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

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

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雷乃

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

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

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畱引兵

豐梁徙

雅素也

碭音唐

得城為拔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

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

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

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

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

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

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

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

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師敗曰北

收敗卒自
振迅而後

起也
鑿溝引黃
河水環繞
作壁壘為
固

銜枚止言
語驚謹也
枚狀如箸
橫銜之繯
結於項者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董耶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

西以散關
為限東以
函谷為界
二關之中
謂之關中
奮憤激也
僥疾也俾
勇也

見項梁軍破恐徙肝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僥悍猾賊項羽嘗攻襄

遺一作醜 醜食也類 無復有活 而醜食者 也青州俗 言無子遺 為無醜類 遺長者扶 持仁義而 西告諭秦 長少令降 下也

城襄城無遺類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
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西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
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倖今不可遣
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
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
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
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
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

酈食其音 歷異基

輕行無鐘 鼓曰囊

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
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
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
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
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
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
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
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

齒音蟻

宛於光反

黎音犁黎
猶比也謂
比至天明
也

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
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
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齒戰雙東破之略
南陽郡南陽守齒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
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
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
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
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

乘登也

丹水出丹
魚先夏至

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畱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
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
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
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
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
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
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

十日夜伺
之魚浮水
側光照如
火網而取
之割其血
以塗足可
以步行水
上長居川
中不溺

武侯鮑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
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
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
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
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
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
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
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
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意秦軍解

以高祖十
月至霸上
故因秦以
十月為歲
首天子印
稱璽又獨以
玉符發兵
將也節使
者所擁也
屬付也休
息也言欲
屏止宮殿
中而息也
偶語經書
者弄市刑
人於市與

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
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
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
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
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衆弄之抵至也又

當也索次第堵牆堵也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
 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
 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
 喜唯恐沛公不為秦主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
 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
 主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

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

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
 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
 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
 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
 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且日合戰
 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
 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

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不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

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

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

塞先代反

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

主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
 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
 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
 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
 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
 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
 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
 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

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關道也險絕之處傷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若有罪是遷徙也政奉踵也

趣音促

可以有太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
 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
 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
 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
 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
 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
 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
 已也今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

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

日選

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祖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

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疆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

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童邛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

乘守也

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

甬音勇起
土築牆中
間為道恐
敵抄輜重

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

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

跳走也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
 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比益
 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
 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
 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
 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
 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
 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
 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
 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
 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
 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邊近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皇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
 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
 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
 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
 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
 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
 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
 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餼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
 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
 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
 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

負音佩也
 卿者卿太
 夫之尊子
 者子男之

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如此號

謂章邯等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

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

捫摸也臂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太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梟懸首於木也

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雷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

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
 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
 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
 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
 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
 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
 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
 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
 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

淮南王

二人韓信
 將也縱兵
 擊項羽也
 以縱字為
 絕句孔將
 軍蒯侯孔
 熙費將軍
 費侯陳賀
 也
 衆猶登也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
 下淮陰侯將二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
 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
 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
 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
 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
 八萬遂略定楚地曾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

標

楚漢史記

卷之八

三

進也
楚歌猶吳
諷也

上古天子
稱皇其次
稱帝其次
稱王秦承
三王之末
為漢驅除
自以德兼
三皇五帝
故并以為
號漢高祖

受命功德
宜之因而
不改

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
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
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
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
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
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
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
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
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徒

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
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
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
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
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
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
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

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餼不絕糧道吾不知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雷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及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

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舜攝天子位瞽瞍猶存遂不拜乎古之道子尊不如干父母家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令之言過矣雖感悟上心可以無賞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

無為恭也如今卒持帝者也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

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彗迎門

也

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

地險固故能勝入也

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

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戰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

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

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

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

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一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

也

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

高祖紀

三

十二亦如

之故為東

西秦言勢

相敵但立

文相避故

云十二言

餘諸侯十

萬齊地形

號亦倍於

他國當二

十萬人

碗盛水瓶

也居高屋

之上而播

碗水言其

向下之勢

易也建音

蹇蹇舊似

燕者

言此言時

民流移故

使齊言者

還齊也

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

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

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

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

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

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

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

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

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

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

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

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

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

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

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

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畱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二族廢趙王敖為

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

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

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

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

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

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

玉卮鄉飲
酒禮器也
受四升
無利也
無利入於家
也或曰江
湖之間謂
小兒多詐

狡獪為無
賴

酈音力知
太上皇時
憐愴不樂

高祖切因
左右問故
答以平生
所好皆屠

販少年酤
酒賣雜賦
陶以此為
歡今皆無

此故不樂
高祖乃作

標注史記
卷之八
高祖紀

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

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

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

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

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

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

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

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

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

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

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

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黥布走令別將

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

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

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兒皆

魏音直偽反

不醒不醉曰酣一日

酣洽也筑古樂有

弦擊之不
鼓狀似瑟
而大頭安
弦以竹擊
之故名曰
筑
沛人語初
發聲皆言
其者楚言
也

獻牛酒
張帷帳

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

漚音披
洮音道

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子守家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

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

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軍將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下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

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

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

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一作薄文
尊卑之差
也薄苟習
文法無懈
誠也

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
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
長陵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八 終

西漢 司馬遷子長 著

日本 廣 部鳥道標註

呂后本紀九

呂太后本
以女主臨
朝自孝惠
崩後立少
帝而始稱
制
諱雉字娥
姁也
姬家妾之
總稱也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
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
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
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

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

常畱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畱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

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

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酖鳥食腹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犂猶比也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

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

泛覆也或曰傾去也

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廼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

故謂之公

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
 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
 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
 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
 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
 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
 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
 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
 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
 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
 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
 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
 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
 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

反 噍音使接

與高帝噍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
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
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
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
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
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
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
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
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
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
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
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
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
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
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太
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
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
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

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
 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
 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
 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
 無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
 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
 宜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
 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
 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

俞音輸

諸美人元
 幸呂氏懷
 身而入宮
 生子

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
 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
 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懼心以安百姓
 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懼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
 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悖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
 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
 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
 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

太尉秦官
掌武事

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已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

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
 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頹
 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
 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邪王
 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
 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
 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
 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
 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

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
 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
 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
 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
 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
 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
 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
 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
 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高后遂病掖

被芳弗反
 據音載

謂者掌實
贊受事
關內侯但
爵其身有
加異者與
關內之邑
食其租稅
也

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
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
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
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
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口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
大臣恐為變之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為人所

自天子封為
王者其實
古諸侯也
加號稱王
故謂之諸
侯王

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
侯郎吏皆以二千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
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
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
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
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
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

比猶類也
趙隱王如
意趙幽王
友趙王恢
是三趙王
也

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琊王兵并將
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遣諸侯王書曰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齊悼惠王
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
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
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
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

劫列侯忠臣類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
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
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
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
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
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
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
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當是時濟川王

猶猿類也
印鼻長尾

性多疑

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
 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
 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
 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
 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
 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
 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
 宜今太后崩而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

曰吳楚齊

淮南琅琊

代常山王

朝淮陽王

武濟川王

太是九王

也
 曰梁王產
 趙王祿趙
 王通也

守藩乃為上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
 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
 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
 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
 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
 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
 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
 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

言見誅滅
 無處所也

尚主也

典客掌諸侯歸義蠻夷

申且平陽侯窟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其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元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

訟猶公也公言猶明

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

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

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

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
 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
 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
 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
 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
 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
 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

呂須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
 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
 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
 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太
 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
 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
 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
 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
 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

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
 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
 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
 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
 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
 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
 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
 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
 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

備漢朝有
 愛欲池遊
 也

陪音仆

乘猶載也
 輿猶車也

天子有木
 駕小駕法
 駕上乘金
 根車駕六
 馬有五時
 副車駕四

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
 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
 顧麾左右執戟者陪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
 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
 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
 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

馬侍中參
乘屬車三
十六乘

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
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
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
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
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
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
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九 終

186,
22
27



